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十五回 勇樂毅連誅二將 昏閔王誤用雙奸

詩曰：天仗宵嚴建羽旌，春雲送色曉鳥啼。

金爐香薰螭頭暗，玉佩聲來雉尾高。

戎服上趨承北極，儒冠列侍映東曹。

太平時節身難遇，郎署何須歎二毛。

卻說樂毅大兵在臨淄西門外十里安營，城上門官看得明白，飛報帥府。鄒剛聞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穿上朝服，扳鞍上馬。急奔朝門而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講閔王，自從納了鄒妃，火燒南郡王府，日貶三賢，終日昏迷酒色，常在玩花台遊賞作樂。不理國政，寵用齊東專權用事。樂毅興兵伐齊，在界牌關把他兒子齊仲都殺了，那個不知道的。齊東這班奸黨，同國丈鄒文東兩個執掌朝綱，把那些忠臣陷害，貶的貶，殺的殺，只哄那個昏君同鄒妃取樂，由你邊報緊急，只不奏聞。文武離心，萬民含怨，以致樂毅連下七十餘城，毫不費力。這一日，大國舅來至朝門，進三傳殿請駕，內侍便問：「國舅有何緊急事，請明白啟奏。今日王爺同娘娘在玩花台飲宴，不便去奏。」鄒剛道：「有緊急軍情，必須面奏，快快去請駕，休得遲誤了。」宮人見國舅言語倉惶，也是不教違拗，竟至玩花台奏聞。閔王道：「國舅乃椒房至戚，非係別人，可宣進來。」宮人遵旨，頃刻間將鄒剛宣至玩花台，叩頭見駕。閔王道：「國舅少到玩花台，孤當賜你一杯。」鄒剛叩頭有聲：「臣有緊急軍情，不敢領飲。」閔王道：「就有甚麼緊急事情，且吃了這杯酒，再奏未遲。」吩咐宮人斟酒過來。宮人斟上一杯，遞與鄒剛。鄒剛接酒，一飲而盡。鄒妃道：「國舅，你也不容易進得宮裡，我為妹的也敬你一杯。」鄒剛道：「臣有急切之事，待臣啟奏過了，再領娘娘的恩賜。」鄒妃道：「不必推辭，縱有急切，吃了再說。」叫宮人斟酒過來，鄒剛沒奈何又吃了一杯。鄒剛連飲二杯，俯伏在地。閔王道：「國舅平身，你有甚麼事快快說來，孤好同御妻飲酒。」鄒剛叩頭道：「吾主在上，今有燕昭王差遣樂毅，領兵伐齊，連破五關，下齊七十餘城，現今在臨淄城外安營，事在危急，伏乞吾主早定大計，社稷有幸。」閔王聞言，只嚇得膽裂魂飛，沉吟半晌，對鄒剛道：「燕昭是小國之君，樂毅乃無才之輩，他怎麼這等猖獗？說不得，全仗於你，你是掌軍元帥，又是國舅皇親，不論御林人馬，任你調遣。若是殺退燕兵，孤當官上加官，職上加職。」鄒剛叩頭在地：「臣今出去挑選人馬，與樂毅對敵，吾主還當臨朝，與文武商議退兵之計。」閔王道：「孤家知道。」鄒剛辭王別駕，出了宮門，急歸帥府不提。

且說閔王，在玩花台聽見樂毅臨城，自覺心中著急，叫一聲：「愛妃，燕兵勢重，來困都城，到也利害。」鄒妃道：「龍意萬安，料著樂毅有何本領，諒來邊上將帥不肯盡心，以致他僥倖成功，破了五關，猖獗至此。小妃的兄長，文武全才，此去自能破敵，何足為慮。」閔王道：「愛妃雖然言之有理，孤心中到底不安。」傳旨宣國丈鄒文東、太師齊東進宮計議。宮人領旨，即時把鄒文東、齊東宣進玩花台。三呼見駕已畢，閔王就問道：「燕昭召台拜將，命樂毅領兵占了五關，連下七十餘城，怎麼孤家一字也不知道？」兩個奸黨，叩頭在地，尊一聲：「吾主在上，堂堂大國，何懼樂毅，不過嚇雞啄粟，誤撞了幾口，不知份量，來至都門。正所謂飛蛾赴火，自尋其死。吾主龍心萬安，臣等自然調度。」閔王道：「全仗二位愛卿料理，孤當高枕無憂。擺酒過來，我君臣歡飲一番，以暢心事。」宮人不敢怠慢，即時擺上筵宴，兩個奸黨叩頭謝過了恩，就在玩花台陪宴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樂毅升帳，發放軍情，披掛停當，結束整齊，帶領八員偏將，一千軍士。石乘當先開路，放炮出營，來至海河吊橋，用刀一擺，八員偏將雁翅排開，傳先鋒上前討戰。石乘催開腳力，用槍一指：「巡城的小軍聽著，易州天兵到此，快叫你家昏君早獻降書降表，如若推遲，攻破臨淄，寸草也是不留。」城中旗牌聽得，不敢怠慢，忙報帥府。鄒剛聞報，嚇得大驚失色，把手一擺，那旗牌歸了汛地。鄒剛忙問眾將：「那位將軍出城退敵，建立大功。」只見一將挺身而出，應聲願往。鄒剛望下觀看，認得他是胞弟鄒諫。鄒剛道：「賢弟你要臨陣，卻要小心著意，本帥與你掠陣。」鄒諫道：「不勞賢兄吩咐，愚弟知道。」言罷轉將下來，披掛停當，結束齊整，提斧上馬。鄒剛帶領八員偏將，五百軍兵，展一桿飛虎帥字旗，放三聲動地驚天大炮，兄弟二人，一轡頭闖出城，來至海河吊橋。鄒剛收住坐騎，叫一聲：「賢弟小心仔細。」鄒諫應諾，一馬撞過吊橋。樂毅正在觀望，聽見炮響搖旗，舉目一看，見一員大將，頭帶金盔，身披龍鱗甲，手執鋼斧，飛馬而來。就催騎迎將出去，高聲大喝：「齊將慢來，通名受死。」

鄒諫正然催馬，忽見一將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看罷，用斧一指：「燕將向我的威名麼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祖居東齊鄒海臨淄，閔王駕下稱臣，官拜總兵之職，國舅二皇親便是。」樂毅聞言，大喝一聲：「原來你就是奸黨之子，想你這奸黨父子，專權誤國。我初次投齊，你這班奸黨誣奏昏君，將我打了四十棍，至今此恨難消。今日本帥特來報仇，你知我的利害，應該早獻城池，將功贖罪。怎敢膽大包天，還敢出來迎敵。」鄒諫大怒道：「你就是反齊的樂毅麼，量你有多大的本領，妄自逞強。」樂毅大叫道：「好奸黨，休得大言，看本帥取你狗命。」一抖絲韁，舞動鋼刀，比閃電還疾，看準鄒諫的頂梁骨，一刀揮來。鄒諫舉斧，急架相還，掄開斧照著樂毅的頂梁就劈。二馬盤旋，刀斧並舉，一場大戰，捨死忘生。戰有十餘回合，樂毅虛砍一刀，往下敗走。鄒諫不知是計，催開坐騎，隨後趕來。樂毅回頭一看，滿心歡喜，就把雁翎刀拖著，顛著馬飛跑。鄒諫怪叫如雷，大叫：「反賊往那裡走。」加鞭催馬，趕將下來。趕得二馬嘴尾相連，正欲舉刀，樂毅旋過馬來，一聲大喝：「好小輩，看我兵器到了。」把刀往上一舉，使一個泰山壓頂的架勢，砍將下來，給他一個措手不及，將鄒諫劈於馬下。

鄒剛一見，大驚失色。一馬當先，大罵：「反賊休得猖狂，看本帥取你的首級，與我胞弟報仇。」樂毅聞言，用刀一指：「來者何人，刀下不死無名之鬼，通你的名來。」鄒剛大怒道：「原來反賊不認得我，我乃東齊閔王駕下官封正總兵國舅大皇親，你老爺姓鄒名剛。」樂毅聞言大怒：「原來狗黨狐群，都是一類，我和你仇人相見，份外相著。你往那裡走。」掄動雁翎刀就砍，鄒剛用刀架過，火速相攻。一個心懷憤怒，一個與弟報仇。戀戰盤旋，不分勝負。鄒剛虛砍一刀詐敗而走，樂毅大喝：「好奸黨，你往那裡走，務要趕上活捉。」一催馬，跟將下來。鄒剛回頭一看，這反賊趕來了，心中暗喜，就把手中的大桿刀倒拖在馬後，刀尖朝上，那馬就跑得遲了，假意的盔斜甲歪，裝出匆忙光景。樂毅看見，心中自思：「這奸賊明明的要使拖刀計害我，我方才計用回馬刀斬了他兄弟，他如今正望一報還一報，我如今將計就計，把他斬於馬下，有何不可。」想定主意，在鞍轡上摘下竹節鋼鞭，並在刀上，名為葉裡藏刀，催馬追趕上來。那鄒剛的馬故意走得慢些，只一趕就趕個二馬嘴尾相連。鄒剛滿心歡喜，旋轉回馬，一聲大喝：「反賊看我刀來砍你。」把刀一舉，反攻下來。樂毅是有心防備，左手的刀叮噹一聲架開，右手的鞭跟將進去，明晃晃一根竹節鋼鞭，竟奔頂門而來。響亮一聲，打破了頭盔，碎了天靈，栽於馬下。石乘招動軍將，大殺一陣，齊兵不能抵擋，敗回臨淄。樂毅梟了二將首級，回營號令，大排筵宴慶賀不提。

卻說鄒文東，正在府中盼望他兩個兒子上陣的消息，只見藍旗來報：「二位國舅戰死沙場，俱喪樂毅之手。」國丈聞言，嚇得身不搖自顛，體不熱汗流。大罵：「樂毅狠毒之徒，絕我鄒門後代，此恨難消。」正在痛哭傷心，悲哀慘切，藍旗來報：「城中兵無主帥，三軍生變，眾將離心，城上無人把守，又有燕將在外討戰。若是無人拒敵，就要攻破城了，乞太師爺早早定奪。」文東聞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醒定多時，慌忙勒馬入朝，至金門之外，雙膝跪下，俯伏塵埃。守金門的內侍忙問：「老皇親有甚麼緊急事情，在此跪門？」文東道：「借仗中貴轉達聖上，就說我鄒文東有緊急軍情特來跪門請駕。」內監聞言，不敢延遲，急至昭陽院跪奏：「國丈在金門請駕，乞旨定奪。」閔王道：「他有何緊急，特來跪門？」鄒妃道：「想必為樂毅之事。」閔王道：「傳旨宣太師進宮。」內監領旨，不一時把文東宣進昭陽。三呼見駕。閔王看見國丈面帶驚疑，舉止失措，便問：「太師有甚麼緊急之事，這等倉惶？」文東叩頭，流淚滿面奏道：「只因樂毅兵困臨淄，臣二子出敵，俱喪於反賊之手，現今又來討戰。軍無主帥，兵變將離，

都城破在旦夕，乞吾主早定大計。」奏罷，痛哭不已。

閔王大驚道：「太師請出殿，聽候孤臨朝，集眾臣公議。」言罷，出宮升殿。淨鞭三響，丹墀之下，不見一人上朝。閔王著急，眼望太師道：「孤今升殿，文武都不來朝，卻是為何？」文東奏道：「想不是臨朝的時候，文武不知駕登九五。」閔王傳旨，再播龍鳳鼓，大敲景陽鍾。鐘鳴鼓響之後，不過齊東這一班奸黨十餘人，跪下三呼見駕。閔王大驚，口稱太傅：「齊東先生，滿朝文武都往那裡去了，為何只有你們這幾個見孤？」齊東奏道：「只因樂毅兵困臨淄，我國兵敗將亡，三軍無主，眾將離心，滿朝文武逃亡殆盡，故此只剩下臣等數人。」閔王大怒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今日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這便如何？」君臣正然議論，忽聽炮響驚天，聲震殿廷。嚇得閔王戰戰兢兢，口稱：「眾卿，那裡炮響，這等猛烈？」齊東道：「此乃樂毅攻城，軍威兇猛。」閔王惶恐道：「這事緊急，可有甚麼妙計良策，退得燕兵？」文東奏道：「如今文武們也走了，三軍也散了，要退燕兵，除非吾主親自上城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可將內庫錢糧，抬至城上，招募民壯守城，然後求救他邦，庶為上策。」閔王點頭：「國丈太師此言說得有理。孤當傳旨，開了內庫，抬銀十萬上城，命太傅料理。如有壯丁情願出力守禦都城者，每名賞給元寶一個，務宜盡心辦理，不可克減。」齊東叩頭領旨，押著銀子招兵去了。那閔王心中害怕，叫一聲：「國丈皇親，可陪孤家上城去，一來招兵，二來看看賊的勢如何。」文東道：「吾主上城，臣當保駕。」內侍扶閔王上了逍遙馬，文東出朝上騎，君王勒馬，內侍擁簇著來至城上，下騎。齊東跪迎奏道：「軍情緊急，文武三軍盡皆逃散，眼見得招兵有限，都城傾刻難保。依臣愚見，吾主親自與樂毅講和，他若依允便罷，若不依允，把免戰牌掛將出去，回朝掛榜招賢，再議退兵之策。」閔王道：「太傅言之有理。」閔王領文武來至敵樓，支起懸空板，掛起避箭牌，伏在垛口，閃目往下觀看。只見易州人馬推山塞海，密密騰騰，把一座臨淄城困得水洩不通。閔王在城上止望要與樂毅講和，不料樂毅揮動三軍，望著城上炮打箭射，嚇得不敢出頭。那八個守城的老弱殘兵，漸漸也要退了。

閔王見事不諧，傳旨將免戰牌掛將出去。樂毅看見，心中大怒：「好昏君，死在旦夕，怎敢用免戰牌為緩兵之計！」一伸手打獸壺中拔箭，飛魚袋內取弓，箭搭上弦，一撒手把個免戰牌射得粉碎。旗牌轉上啟奏：「樂毅不依，將免戰牌射碎了。」閔王大驚，吩咐再掛。軍校又將免戰牌掛出。樂毅見了，又是一箭射破。話不多贅，樂毅連箭射五道免戰牌，嚇得閔王心膽俱裂，魂魄飛揚，慌出敵樓上馬，文武保駕，下城回朝升殿，眼中揮淚，口稱：「太傅，樂毅攻城至急，戰又不能，守又不可，算將起來還得太傅退敵方好。」齊東忙著叩頭有聲：「自幼未習弓馬，焉能臨敵，求吾主另遣能人出去，或者可以退得。」閔王道：「滿朝文武已經走散，那裡還有盡忠報國之人。你乃孤之心腹，官居太傅，想當初驅逐樂毅，也是聽信你等讒言，方有今日之禍。你若不去，再有何人。」齊東叩頭道：「臣委實騎不慣馬，拉不開弓，去也無益。」閔王道：「孤也不差你去上陣，只煩你出去同樂毅講和，他若肯退兵，孤當裂土分疆，報答太傅之功。」

齊東見閔王主意差他講和，不敢推辭，只得叩頭領旨，辭了出朝，回歸府第。閔王袍袖一展，駕退回宮，按下不提。

且和齊東回府，心中暗想：「樂毅兵強將勇，連下我國七十餘城，現今臨淄亡在旦夕。我在朝上沒有甚麼美名，料然忠臣數不著我。如今樂毅攻城緊急，昏君叫我出城去講和，我想都城目下雄兵也沒有了，文武也走了，朝不保暮，何不做個人情，暗暗獻城，為進身之計，還保得自家性命，免得破城之日玉石俱焚。」想定主意，扳鞍上馬，帶領從人，竟出西門，往前伸馬。這話不講。

樂毅連碎免戰牌五道，就知城內空虛，差遣石乘攻城。這石乘率領人馬，豎雲梯，架火炮，擂鼓搖旗，正然攻城。只見臨淄西門大開，石乘心中思想：「必有敵將當先。」看看不見展旗放炮，只見一位文職頭戴烏紗帽，身穿大紅袍，騎著一匹白馬出來。石乘看罷，用手中銀槍一指，高聲大喝：「甚麼人膽大包天，你此來想要死還是要活。」齊東聞言，只嚇得馬上打戰，連忙控背躬身，尊一聲：「將軍息怒，小官係臨淄閔王駕下稱臣，居太傅並侍講之職，小官姓齊名東，今奉閔王差遣，要請昌國君講話，敢煩將軍轉達。」石乘道：「你家昏君有甚麼言詞，只管說來，我家元帥也不易與你相見。」齊東道：「煩將軍轉達元帥，就說齊東要見，有機密相投。」石乘道：「你且少待，等我去與你通稟。」言畢圈回腳力，至轅門下馬，上大帳參見元帥，備述齊東求見之意。樂毅聞言大怒：「傳令與我把奸黨拿來，報泄仇恨。」